太平御覽/009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九十二．皇王部十七

► 皇王部十八

後漢敬宗孝順皇帝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孝順皇帝諱保，孝安長子也。母早薨，追謚恭湣皇后。上幼有簡厚之質，體有敦慤之姓，寬仁溫惠。始入小學，誦《孝經》章句，和熹皇后甚嘉之，以爲宜奉大統。年六歲，永寧元年，爲皇太子。受業《尚書》，兼資敏達。初，乳母王男、厨監邴吉爲大長秋江京、中常侍樊豐等所譖訴，京懼有後害，遂共構太子，太子坐廢爲濟陰王。安帝崩，北鄉侯即尊位。王廢絀，不得上殿臨棺，而悲哀泣血，不下飡粥。北鄉侯薨，車騎將軍閻顯等議：「前不用濟陰王，今用，怨人。」白閻太后復徵，諸王子閉門發兵。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討賊臣，以迎濟陰王，于德陽殿西鍾下，即皇帝位。漢安元年八月，遣侍中杜喬、光祿大夫周舉等八人分行州郡，頒宣風化，舉實臧否。建康元年八月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在位十九年，時年三十。遺詔無起寢廟，衣以故服，珠玉玩好皆不得下，務爲節約。葬憲陵，廟曰敬宗。

《續漢書》曰：帝爲太子四歲，避嘗被疾，當阿母王聖第新治，乳母王男、厨監邴吉以爲犯土忌，不可禦，與江京、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，聖永誣譖，男、吉皆物故，太子思戀男等，數爲之嘆息。聖永懼有後害，遂與京、豐等共構太子，坐廢爲王。

孝沖皇帝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孝沖皇帝諱炳，順帝之少子也。年三歲，是時皇太子數不幸，國副未

定，有司上言宜建聖嗣。建康元年四月，立爲太子。順帝崩，太子即帝位，尊皇后梁氏爲皇太后。帝幼弱，太后臨朝。永熹元年正月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在位一年，葬懷陵。

《帝王世紀》曰：孝沖皇帝即位一年，年三歲。

孝質皇帝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孝質皇帝諱纘，章帝玄孫，千乘貞王伉之曾孫，樂安王孫，渤海王子也。年八歲，茂質純淑，好學尊師，有聞于郡國。孝沖帝崩，徵封建平侯，即皇帝位。本初元年閏六月，帝崩于玉堂前殿，在位一年，時方九歲，葬靜陵。

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帝初年幼小，聞梁冀專權于天下，每朝出，輒目之，曰：「此跋扈將軍。」冀聞而大懼，遂陰行鴆毒。始病，呼太尉李固入。固前問病，帝曰：「食煮餅，令腸中悶，得水尚可活。」冀曰：「不可。」語未絕而崩。

威宗孝桓皇帝

《東觀漢記》曰：孝桓皇帝諱志，章帝曾孫，河間孝王孫，蠡吾侯翼之長子也。母曰匽夫人。年十四，襲爵，始入，有殊于人，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。太初元年四月，徵詣雒陽。既至，未及成禮，會質帝崩，無嗣，太后密使瞻察威儀才明，任奉宗廟，遂與兄冀定策于禁中，迎帝即位，時年十五。改元建和。二年，大將軍梁冀輔政，縱橫爲亂。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之，于是封超等爲五侯。五侯暴恣日甚，毒流天下。白馬令李雲坐直諫誅。名臣少府李膺等幷爲閹人所譖，誣爲黨人，下獄死。在位二十一年崩，年三十六。

薛瑩《漢紀贊》曰：漢德之衰，有自來矣。而桓帝繼之以淫暴，封殖宮豎，群妖滿側，奸黨彌興，賢良被辜，政荒民散，亡徵漸積，逮至靈帝，遂傾四海，豈不痛哉！《左傳》曰：「國于天地有與立焉，不數世淫不能弊也。」信矣。

孝靈皇帝

《續漢書》曰：孝靈皇帝諱宏，章帝玄孫，河間孝王曾孫，解瀆亭侯淑之孫，萇之子也。母曰董姬。萇薨，上襲爵爲侯。永康元年十二月，桓帝崩。先是，數有皇子夭昏不遂，

太后與父竇武定策禁中。建寧元年正月征到，止夏門亭，以王青蓋車迎入于殿，即皇帝位。太后臨朝。四年正月，帝加元服。光和元年初，置鴻都門學生，本頗以經學相引，後試能爲尺牘辭賦及以工書鳥篆者相課試，至千人，皆尺一敕州、郡、三公舉用辟召，或典州郡，入爲尚書侍中，封侯賜爵。四年，于後宮與宮人爲列肆販賣，使相偷盜爭鬥。上臨視以爲樂。又于西園弄狗帶綬，著進賢冠。中平元年初賣官，自關內侯以下至虎賁、羽林，入錢各有差。二年，稅天下田，畝十錢，以治宮殿，發太原河東豫道林木，黃門常侍斷截，州郡送林文召掌，主史譴呼，不中，退賣之。貴戚因緣賤買，十倍入官，其貴戚所入者，然後得中。宮室連年不成，州郡因增加調發，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宮錢，大郡至二千萬。諸詔所徵，皆令西園騶密約，敕號曰「中使」，恐動州郡，多受財賂，天下騷動，起爲盜賊矣。是歲，又于西園造萬金堂，以爲私藏，別司農金錢繒帛，積之于中。又還河間買田業，起第觀。上本侯家，居貧，即位常曰：「桓帝不能作官家，曾無私錢。」故爲私藏。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。又云張常侍是我翁，趙常侍是我母，由是宦官專朝日盛，奢僭無度，各起第宅，擬則宮室。上嘗登永安侯台，黃門常侍惡其登高台見居處樓殿，乃使中大夫尚垣諫曰：「天子不當登高，登高則百姓虛。」自後遂不復登臺榭矣。四年，又募買關內侯，假金紫入錢五百萬。六年四月，帝崩于嘉德殿，在位二十二年，時年三十四，葬文陵。

《續漢書·五行志》曰：靈帝好胡服帳、胡床、胡飯、胡箜篌笛、胡舞，京都貴戚皆競爲之。其後董卓多縱胡兵擄掠，夜發掘園陵。帝又于宮中西園，駕四白驢，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。于是公卿貴戚轉相仿效，至相謀奪，驢價與馬齊。

《獻帝春秋》曰：初，黃巾賊起，靈帝建九重華蓋，自稱無上將軍，身被介冑，練兵京城。先是，造作角錢猶五銖，而有四道連于邊輪，百姓或有識者，以爲妖徵，竊言：「新錢有四道，京城將壞，而此錢四出，散于四方之外乎？」遂皆如言。

薛瑩《漢紀贊》曰：漢氏中興，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。沖、質短祚，孝、桓無嗣，母后稱制，奸臣執政。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，由藩侯而紹皇統，不恤宗緒，不祗天命。上虧三光之明，下傷億兆之望。于時爵服橫流，官以賄成，自公侯卿士，降于皂隸，遷官襲級，無不以貨。刑戮無辜，摧僕忠賢，佞諛在側，直言不聞。是以賢智退而窮處，忠良擯于下位。遂至奸邪蜂起，法防墮壞，夷狄幷侵，盜賊糜沸，小者帶城邑，大者連州郡，編戶騷動，人人思亂。當斯之時，已無天子矣。會靈帝即世，則禍尋其後，宮室焚滅，郊社無主，危自上起，覃及華夏，使京室爲墟，海內蕭條，豈不痛哉！

《典略》曰：建寧二年，帝時年十三歲，宦官用事，排疾士人。熹平四年五月，帝自造《皇義》五十章。光和五年，帝幸太學，自就石碑作賦。

廢帝弘農王

《獻帝春秋》曰：孝靈皇帝，何皇后生太子辯。帝數失子，不敢正名，養于道人史子眇家，號曰「史侯」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中平六年四月丙辰，靈帝崩于南宮嘉德殿。戊午，皇子辯即皇帝位，年十七，太后臨朝。八月，中常侍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，于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，攻諸宦者。庚午，張讓、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，幸北宮。司隸校尉袁紹勒兵收僞司隸校尉樊陵及諸閹人，無少長皆斬之。讓、珪等復劫少帝、陳留王，走小平津，尚書盧植追讓、珪等，斬之，其餘投河而死。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螢光火行數里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，還宮。九月，董卓廢帝爲弘農王。

《英雄記》曰：董卓在顯陽苑，請官僚共議，欲有廢立，謂袁紹曰：「劉氏之種，不足復遺。」袁紹曰：「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，恩澤深渥，兆民戴之，恐衆不從公議。」卓曰：「天下之事，豈不在我？我今爲之，誰敢不從！」紹曰：「天下健者，不惟董公，紹請立觀之。」橫刀長揖而去，坐中皆驚愕。時卓新至，見紹大家，故不敢害之。卓于是遂策廢皇太后，遷之永安宮，其夜崩。廢皇帝史侯爲弘農王，立陳留王爲皇帝。卓聞東方州郡謀欲舉兵，恐其以弘農王爲主，乃置王閣上，薦之以棘，召王太傅責問之，曰：「弘農王病困，何故不白？」遂遣兵迫守太醫致藥，即日弘農王及妃唐氏皆薨。

袁山松《後漢書》曰：董卓使弘農郎中令李孝儒鴆于弘農王曰：「服此辟惡。」王曰：「此必是毒也。」弗肯，强之。于是王與唐姬及宮人共飲酒。王自歌曰：「天道易兮我何艱，弃萬乘兮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命不延，逝將弃爾兮適幽玄。」唐姬起舞歌曰：「皇天崩兮后土頹，身爲帝王兮命夭摧。死生路畢兮從此乖，悼我煢獨兮中心哀。」因泣下，坐者噓欷不自勝。王謂唐姬曰：「卿故王者妃，勢不復爲吏民妻也。行矣，自愛。從此長辭。」遂鴆死。

孝獻皇帝

《續漢書》曰：孝獻皇帝諱協，靈帝少子也。母曰王美人，何皇后妒而害之。靈帝母求

樂太后董氏收養焉，故號董侯。中平六年四月，靈帝崩，太子辯即尊位，年幼，皇太后詔封上爲渤海王。七月，徙封陳留王。九月，董卓廢天子，立陳留王，是日即皇帝位，年九歲，董卓秉政。初平元年二月，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。興平元年正月，帝加元服。二年十月，上自長安東遷。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陽。八月，上自雒陽遷都于許。二十五年十月，上禪位于魏，魏王即帝位，封上爲山陽公。青龍二年三月薨，以天子禮葬禪陵。

《獻帝春秋》曰：袁紹將兵入宮，誅諸黃門。張讓等逼迫，以尺一詔開大夏門，將帝及陳留王出，不知所如。有螢火照道，到盟津河上，傳國六璽不及自隨，百僚分散，惟河南中部掾閔貢見天子出，率騎追之。比曉，到河上，天子饑渴，貢宰羊進之。厲聲謂讓曰：「今不速死，吾射殺汝。」讓等惶怖，叉手再拜叩頭向天子辭曰：「臣等死，陛下自愛。」遂投河而死。貢扶輦還宮，時董卓適至，屯顯陽苑，聞帝當至，率兵迎帝于北邙。帝見卓兵，振喜不自勝。群公曰：「有詔却兵。」卓曰：「卿爲大臣，不能匡輔國朝，至令幼主蒙塵播越，何却兵之有？」遂俱入城。帝幸北宮，改年號曰昭寧。于閣上得六璽，失傳國璽。

又曰：興平元年，蝗蟲起，百姓饑。谷一斛五六萬錢，帝敕主者盡賣廐馬二百餘匹及禦府雜繒二萬匹，賜公卿已下及貧民。車騎將軍李傕不聽，盡取以置其邸。李傕、郭汜有隙，傕使兄子副車中郎將李進勒兵數千，統宮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，以軺車三乘載帝及伏後幸傕營，又迎宮人、公卿家屬入塢，移禦府諸置繒采珍寶，上方在廐，車馬乘輿器物盡置其邸。放兵燒府庫及居民，被害者不可勝數。五月，或欲轉乘輿幸黃白城，帝不肯。司徒趙溫以帝當東歸，而傕等方亂，以忠節責傕，傕怒，欲斬溫，傕從弟上軍校尉維故溫掾請諫乃止。于是，閔溫與帝同門，設反關校尉以監察之。十一月，車駕東幸到黃卷亭。庚午，乘輿到弘農，張濟欲與董承、楊奉交質而留乘輿，承、奉不肯，白帝東行。到澗中，濟，郭汜放兵欲留車駕，承、奉力戰，乘輿得過，公卿婦女衣服悉見鈔奪。不解帶便斫刺，寒凍死者，不可勝計。天子得過，路次曹陽，乘輿到安邑。十二月，使侍中史跱、大僕韓融奉詔，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見略者，皆詣安邑。建安元年七月，乘輿到洛，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舍，百官被荊棘依故丘墟間，侍郎以下皆出葬采，四方州郡各擁强兵，莫有至者。曹操白帝，遷都許。庚申，車駕出洛，轘轅而東，楊奉、韓暹引軍追之。輕騎既至，曹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峽中，大敗之。九月，車駕到許，幸曹操營，設有司營宗廟社稷。自帝西遷，朝廷傾覆，王制節度于是始建。

《漢晉陽秋》曰：獻帝都許，守位而已，宿衛近侍，莫非曹氏党舊恩戚。議郎趙彥嘗爲

帝陳言時策，曹操惡而殺之，其餘內外多見誅。操後以事入見殿中，帝不任其忿，因曰：「君能相輔則厚，不爾，幸垂恩相舍。」操失色，俯仰求出。舊儀三公輔兵入朝，令虎賁執刃挾之。操顧左右，汗流洽背，自後不敢復朝請。

袁山松《後漢書》曰：獻帝崎嶇危亂之間，飄薄萬里之衢，萍流蓬轉，險阻備經，自古帝王未之有也。觀其天性慈愛，弱而神惠，若輔之以德，真守文令主也。曹氏始于勤王，終至陷天，遂力制群雄，負鼎而趨，然因其利器，假而不反，回山倒海，遂移天日。昔田常假湯、武而殺君，操因堯、舜而竊國，所乘不同，濟其盜賊之身一也。善乎！莊生之言：竊鈎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，諸侯之門仁義存焉。信矣。

范曄《後漢書·論》曰：傳稱鼎之爲器，雖小而重，故神之所寶，不可奪移。至令負而趨者，斯亦窮運之歸乎！天厭漢德久矣，山陽其何誅焉！